



晦菴文鈔續集前叙

宣德庚戌海虞吳訥氏編晦菴文抄
諸體畧備意若取其平約者正德甲
戌鄱陽余祐氏輯文公經世大訓間
采語類則專言治道也今甲午夏銑
閉戶三月止酒屏事三讀文公大全
集竊窺立言之旨得其憂道之心手

錄是編稍釋大意上通文抄爲一書
已入大訓者不出乃自叙曰孟氏以
來荀卿之文離道程氏之書猶簡至
文公粲如也大涵於渾淪細入於絲
毛發蘊若指諸掌抉邪則及其肺肝
蓋文公資旣高明濟之沉密心即道
義助之剛毅今每讀一篇即心目開

朗愚可明而懦可奮矣夫道之不明
僞儒汨之儒之多僞異端亂之在昔
兩漢俗厚事省士讀書必明理修己
必適用處必樹節出必竭忠雖後人
病其故訓之陋君子服其忠信之純
魏晉以降惟尙麗詞清談遂至臣篡
君夷猾夏胡僧桀黠乘隙而入佛澄

羅什售詆幻于北達磨曹溪倡心性
于南文字益繁論說轉切唐立國三
百年吏治煥乎可述儒學未嘗一日
而明也宋興而禪談極矣修顯宗杲
開堂說法元老節士皆匍伏歸依之
張子韶雜禪於儒改易頭面真贋不
辨矣銑考文公答問其宗禪者十之

七文公涸研童毫敝唇折舌似猶有
未信者今論其世其大戎虎噬切鄰
其弱君寄生僻土孰抱成筭可安一
障乎學者託身借譽以便私圖上之
眇忽前哲獨居傳道下之寄附景響
自名正宗求之真空定力死生不二
如元城了翁者凡幾人與銑今取我

羅什售詆幻于北達磨曹溪倡心性
于南文字益繁論說轉切唐立國三
百年吏治煥乎可述儒學未嘗一日
而明也宋興而禪談極矣修顯宗杲
開堂說法元老節士皆匍伏歸依之
張子韶雜禪於儒改易頭面真贋不
辨矣銑考文公答問其宗禪者十之

七文公涸研童毫敝唇折舌似猶有
未信者今論其世其大戎虎噬切鄰
其弱君寄生僻土孰抱成筭可安一
障乎學者託身借譽以便私圖上之
眇忽前哲獨居傳道下之寄附景響
自名正宗求之真空定力死生不二
如元城了翁者凡幾人與銑今取我

文公切言正理可裨先聖者與同志者習之吾人幸生崇文之代匪禁道學守真訓之詳不必旁求各務篤實之行以贊休昌之治顧不偉哉嘉靖甲午秋七月癸未後學相臺崔銑叙

晦菴文鈔後集目錄

卷之七

書

答張敬夫

凡十二通

與呂伯恭

凡六通

答汪尚書

凡四通

答李伯諫

答鄭景望

答袁機仲

答周益公

卷之八

書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柯國材

答徐元聘

答王近思

答魏元履

與魏應仲

答范伯崇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連嵩卿

答胡廣仲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凡二通

凡三通

凡二通

凡二通

答林擇之 凡三通

答江德功 凡三通

答吳伯起 凡二通

答楊子直 凡二通

答廖子晦 凡七通

答游誠之

答潘叔度 凡二通

答潘叔昌 凡二通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凡二通

答陳膚仲

答潘文叔

答程正思 凡二通

卷之九

書

答周舜弼 凡二通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凡二通

答高應朝

答沈叔晦

答項平父

答周叔謹

答王季和

答劉仲則

答趙昌甫

答徐彥章

答包詳道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答陳廉夫

答李次張

答徐子融

答宋深之

答方若水

答陳衛道

答余正叔

答余方叔

答許生

公論中味第一書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凡二通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凡二通

答孫仁甫

答吳尉 凡二通

答卓周佐

答任行甫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或人

說

易象說

程子養觀說

巧言令色說

仁說

卷之十

雜著

讀兩陳諫議遺墨

讀書之要

序

六
戊午讜議序

王梅溪文集序

記

克齋記

跋

跋劉元城言行錄

跋黃仲本朋友說

書易傳板本後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銘

學古齋銘

箴

敬齋箴

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晦菴文鈔後集目錄終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七

明禮部侍郎安陽崔銑選編

文林郎巡按陝西四川道監察御史穎川張光祖會集

大中大夫布政司左叅政蒲州張邦教

中憲大夫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餘姚龔輝校正

書

尚不煩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

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

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係不細在高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為有

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恐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

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
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
心發為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
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耻之不雪中原之不得
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
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
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
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
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

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
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
實下功夫處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
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
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仔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
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
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
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
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

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
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
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
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
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
窺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
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
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
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

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
而功倍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
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願
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
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
用誠實沉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
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
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
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

效此區區度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
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內修外攘譬如直內
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
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
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
世之務矣釋曰宋至孝宗苟安而解已非紹興
之奮矣金雍在位方務實德既無堅
志成謀又無苦力覈政忽然舉兵烏得無敗
必如文公之言君臣同心三十年而後可
蒙示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
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

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
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
此心以心察心煩瑣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
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
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
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
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
皆為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
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

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
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
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
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
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為心之本體固無
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
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
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

欲得心之正而復

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

矣今直曰無時不

心既識此心則用無不

利此亦失之太快

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

之言則必也精義

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

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

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

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

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

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

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
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
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
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
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
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
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
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
此耳

熹昨聞彪文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
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
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
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
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
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
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
之異是以乘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
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

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
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
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
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
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
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
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
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

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
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
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
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
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
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
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
所未喻不知彪文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
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為緊切正恐學

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
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
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
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
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
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
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
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

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
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
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辜
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
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
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
於彪丈幸甚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
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
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
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以更端者亦皆一一酬
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
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
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繆誤為害不細就令皆
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
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

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
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
所不免矣况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
之興衰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釋曰問陰陽不

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揀難的問况有抗高言以盜名者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
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
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
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

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弊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為之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植冥行之

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

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
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
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
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
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釋曰孔氏惟
教人躬行行
之至自得其
命名之實矣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
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
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

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
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
之不同所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
知是否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
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
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
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
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

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諭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

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

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言以恐文宗如
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
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
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熹
李計譎而心則正熹
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
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
循沉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
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
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

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
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煩猥
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
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
意痛自檢勒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
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
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
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
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

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
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
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了直是意
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畧修一過再錄
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
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
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
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
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

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
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
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
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
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
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
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
者也釋曰躬行有
得立言自別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

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
未為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
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
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
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
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
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
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

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
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
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
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
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
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
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洄上
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

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
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
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
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
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
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
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
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耳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
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
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
也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
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
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
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

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卽
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
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
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
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
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
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
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
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

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
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
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
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昨承開喻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
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
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
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
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

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太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

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

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
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采聽廣仲引孟子先知
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
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
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
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
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
詳矣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意已分明不
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

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飢飽之類耳推
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
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
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
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
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
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
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
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

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
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
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
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
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
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
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

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
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
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紜而品節不差
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
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
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
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

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
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
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
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
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
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
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
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

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
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
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
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
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
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
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
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
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

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
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
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
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
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
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
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
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一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

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
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
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
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
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
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
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
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
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

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若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也釋曰此書發明心學至矣靜中之敬亦曰存其本體不致昏昧非以一物管攝乎此也此間極難用工又難下語學者勿但求之言議

與呂伯恭書

熹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

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文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衰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

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
則是真為龍斷無復庶耻雖有子貢之辯亦不
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
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
忍必破壞之耶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
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
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
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
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效此弊為

後世強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因書更為一言
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為寢罷
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
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
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耶年
來百念俱忘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為無窮
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
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唯覺彼之
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

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
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辯不甚痛說
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
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
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
病痛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
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
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

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

疑於左右者哉持

養歛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

道微邪陂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

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

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熹者誠

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

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撓撓

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

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

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未
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
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
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
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
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
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
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

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
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
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
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
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
吾道不能為揚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
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
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
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

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學者

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才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文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嘆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文之微旨有所未諭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

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
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
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
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
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
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
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
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
橫却箇所以
在曾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工

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
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
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
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間大
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
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
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
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

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
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
雖多要其歸宿只在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
有日矣奏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
未達者此人立俟未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
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望釋曰告君者
亮其力之所
及循其功之可漸觀論語可見文公諫君廟友
陳事明道忠諫切直讀之即愚者明而懦者奮
矣然氣和詞簡使人得意於言表更當參以程
子及和靖可也南軒之學典而緩東萊之學
博而細文公規其失而翼其進無所貶怒二公
之受益文公之納忠皆百世之師也噫友道其

盛矣
乎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
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
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
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
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
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但以求仁為務蓋皆
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
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

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混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

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

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
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
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
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
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
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
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
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

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

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

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只是卜田則吉公

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

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

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

有如此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

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

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
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學者
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

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亦恐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

答汪尚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

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辯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細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

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
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
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
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
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
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
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
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
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

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
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孰
為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優劣
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
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
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

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

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

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
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
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
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
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
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
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
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
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

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微
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
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
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
相去遠矣如烏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
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
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諭以兩蘇之
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肯不
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

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
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
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
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
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
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
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
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
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

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
識才辯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
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
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
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
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
甚得志於時無勢利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
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
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

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憇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押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耻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

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辯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貳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閭下未

以為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閤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大重，欲

改為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為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

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復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
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
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
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
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
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

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
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
欲分割曉折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
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
恐然竊觀來意似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
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又所不能無疑也聖門
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
優柔屢飭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
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
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
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
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鷄也夫道固
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
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
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
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
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

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入
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
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
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漢
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
畧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
聞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
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
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

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
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
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
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
而終教之釋曰書中言釋氏於秩叙命討之實
了無交涉歸於自私參以答張氏以
敬為主數言則異學之害人者明且盡矣王
氏姦如蘇氏險譎均之亂道也文公關之仁者
能惡人矣自元以來論者曰王氏心正而性拘
蘇氏志廣而才疏劉將孫曰文公未必主元祐
右若實信乎邪術巧文陷溺人之心猶
醇醪之酣浸雖毀軀而莫之懲也意

答李伯諫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
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
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
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
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
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
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
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

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為恨今日季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

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
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臯陶者亦
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
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
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
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
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
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
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
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
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
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
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
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
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
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

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
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
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
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
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為如
何

答袁機仲

來諭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
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

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
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
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
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
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
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
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
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迤而不
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

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
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
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
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
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
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
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
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
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

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
耳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
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
所被教墨叅互開發其辯益明熹之孤陋得與
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
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
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

元明書影卷一
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

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

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
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
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
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
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
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
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
之賢而攻之有大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
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

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
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
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
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
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
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
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物則
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
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

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
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
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
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
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
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
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
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
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

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
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跡
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
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
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
也耶是以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
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大過則其
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為過且為侍從
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

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公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為自託之計

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冥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

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且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

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

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謂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殊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鑄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以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

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

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山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當為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以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

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寞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

闢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
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
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
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
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
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辭以為綴緝纂
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
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

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
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
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
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
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
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
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
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
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

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

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

說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惟高明

恕而教之釋曰甚哉呂相之講也不報范公以

當怨叢謗力窮計盡而身亦不安我收用賢之

名彼受不勝任之咎范公明乎進退先後之幾

結主知正人心言量而發事協而舉勿棘於成

否則退也奚為而受其罔復冀功於外藩乎文

公謂其解仇似未燭呂相之奸也然

自學道三十年以下諸論可以訓矣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七

公體其雅... 未敢以進... 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 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 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 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 寧尤為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 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請於門... 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 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八

答林謙之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 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 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 寧尤為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 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請於門... 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 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

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德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

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江元適

熹聞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

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擷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

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分定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知有不可容言

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
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繫然此
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畧故復陳之不審
高明以為如何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
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
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
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
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
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

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
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辯是非別可否
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
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
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
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
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
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
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

力又以辯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
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
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明之以義強名則
義之為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
為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
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
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
先生者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

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
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
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
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
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
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
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
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助勿忘之
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

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
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
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
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
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
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
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握苗
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

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
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
指訣者哉此外牴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
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
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
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虚心以俟如有
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大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竒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

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
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
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
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
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
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
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
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
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

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
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
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
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矣恐駁
駁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
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
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
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
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
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
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
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
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
已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
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
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
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
可不辯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踈畧不通點
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
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
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
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

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與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衷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

言敏行以改故昔之繆也

答魏元履

裘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胷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

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如何

與魏應仲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十二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反復數遍大抵所誦經史切要反復精

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

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

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
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
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
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
謂崩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
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
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崩贖而輔
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

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
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
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
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崩
贖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于天子而以
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
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
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鍾為罪愈大
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

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
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
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論
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
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
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
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
表至裏只是一箇逝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
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為如何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
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
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
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
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
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
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
忽畧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
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

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有裁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

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詭譎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弊之譏也釋曰已學未明而闢而奪已之功也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
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
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旣多此不可
已者若於其餘一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
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
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
亦防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
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
而驕慢之心日滋旣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

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
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
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袖將自疎如僕輩固不
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
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流連酒炙把臂並遊對
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
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
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文正歲出山
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

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釋曰朱門諸子所問皆驚高遠文公抑之太人猶多談心性也自答魏應仲至此書隨事用功庶乎論語之教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他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

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

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
浸漬今則尤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恠者因下
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釋曰
意若謂人當學問思辨以明究此理以助存養
之功但守一節枯淡易廢大學所謂定靜安慮
慮者乃其研
幾之實功也

答連嵩卿

易筭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
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釋曰曾子仁也子
路勇也皆知之至
也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
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
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
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
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
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已性把持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
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
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
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
若澆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
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
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
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

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
必有說却以見諭釋曰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
矣暑又來又生一番鮮
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
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
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
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覺
自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

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
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
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
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
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
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
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
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

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
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釋曰
大學或問謂學者無小學之工當先持敬
其意盡於此書近時學者疑其贅非也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
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
軒寄來書藁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蓋皆已先

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

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

三
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
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
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
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
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
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
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
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

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
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
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
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
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
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
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
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
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又來喻所謂端謹以

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
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
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
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未發之旨旣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
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
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
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
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

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
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
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
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
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
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辯以益求至當之歸毋
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

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

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林擇之

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徃徃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益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

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
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
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
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只是把得定但常放教
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
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
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
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釋曰孔門曰博文
約禮程氏曰致知
王敬文者形之可象也禮者矩之可循也隨事
而言其節密而其功周知者心之通也敬者心

之畏也即本而言其規大而其日疎三千三百
皆禮之條故乃出是者耳故古之學者實後之
學者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
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
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
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
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
處見得向來所未見的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

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
驗况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厲不敢少弛其勞
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為多
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
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
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
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
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
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

門不私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
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
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
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
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
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
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編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
最後論佛學尤可駭嘆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
儒者與程氏不同處而已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

人盡其一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哉夫以其奢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其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徒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悞蓋非特此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江德功

有禮則小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土心安也况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

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

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于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大學之說亦放前意益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

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泐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

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此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一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

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

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
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
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
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
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
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
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
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
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

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
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
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
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
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
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
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
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釋曰天命之謂
性物之理即吾
心之理也故物之理格則吾之知致見得一切
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則即此則以處之而時

措宜矣作理字則隱而難求作物字則顯而可
據捨物者人倫其先務也若泛乎濫求荒而無
即而不為味既熟乎其下矣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
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
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
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
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
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

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
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
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
不去恐成好笑也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
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
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為究竟也

答楊子直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

意多所未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

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
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
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
太極含動靜則可謂太極有動靜則可若謂太
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
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
且當就此虚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
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
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

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
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
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
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
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
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
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
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
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

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廖子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於聖學亦不

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

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
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
未常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
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
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
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
年而語哉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
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
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
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
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
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
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
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
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
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

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
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
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心而了
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
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
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
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
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

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
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
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
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
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
我之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
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
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
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

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及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

於今其重併積累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
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
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
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
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
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
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
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
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

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
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
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
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
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
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
格功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
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
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釋曰
文公

答連廖兩生之問鬼神也。竭兩端矣。二生似未深信。蓋惑於佛氏之無生滅祭祀之論。昭格也。若曰死而遂亡。則洋洋在上者何物耶。南宋學者崇禱。鶩高畧。常談精詳。玩文公答書論此類者。什之七。昔子路問事鬼神。子曰。事人。程子答定夫之問。神詰其為疑。否。切問近思。教不躐等。猶存洙泗之風焉。文公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鏡所未詳。竊謂造化之源。理常聚而氣亦聚。散而氣亦散。既散矣。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耶。請識以待哲人正之。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

便非正理。又如應市爭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閭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着脊梁與他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

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

求免烹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
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
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
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
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
不免死而在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
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
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

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辯得
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
無所施矣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
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
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
非為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
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
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

害大抵如今至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
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
養於中為虛應接於外為實亦誤矣子晦之言
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
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
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
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恠其語之不倫
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

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
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
陋踈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辯力扣敷述
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
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諭正謂
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
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
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
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

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
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
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
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
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
指此物教人著急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
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
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
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

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
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
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
思辯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
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
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
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
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

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月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

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

論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
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
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
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
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
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
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
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
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

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
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
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
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
是其徒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
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
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
謂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
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

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
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
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
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
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况深可
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
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
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
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

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
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撲

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釋曰子晦儒

慕文公答詞不如往者之嚴峻宋之既南主辱
國感朝不謀夕儒生崇尚乃如此求一范蠡王
猛不可得已天不生文公真見直詞放而絕之
其浮誕又將蔓延於後世然朱陸立學者各
馳其趨真希元之纂述許平仲之表顯又皆履
道之固斯朱學之術而人紀之肇乎意二子有
哉大功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

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間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

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瀾翻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愚意且欲賢者於此

稍加屏置而虚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
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為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
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
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
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
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
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

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覲
惟明者有以裁之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
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
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
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
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
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
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

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
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
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
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
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入
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
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

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
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
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
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
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
失耳亦此意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
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

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
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
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
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
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子得天
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
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
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
臨風歎息而已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
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
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
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
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
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
須偷些小功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
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潘文叔

所喻為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
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
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
况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
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為
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
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
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
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
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
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
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斲輪
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
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
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
日子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為
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
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
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
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
為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
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釋曰文公之闢異端
嚴矣雖貴相無所屈
知友無所寬今其言如此
此蓋有文公之道則可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

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
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
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為此非心之本
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
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
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
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
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
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

學者翕然趨之然嗚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

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

耳故不必深與之辯釋曰世之談禪者豈真慕

心而已故文公指其病源

其本固非

其本固非

其本固非

其本固非

其本固非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八

